

六臣註文選

李善等註
肖統編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劉良註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意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武然有間綜曰

謂有頃之間也先生聞公子繡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善曰安猶烏也處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蓋虛假之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

子憮然為閒趙岐曰憮然猶悵然
若訥良曰憮然猶默然先生怪公子盛稱西

京奢麗無度故默然乃莞善作爾而笑曰若客

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綜曰莞爾舒張面目之貌

也未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

胷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

為賤也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又曰膚受之

懇栢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銑曰莞爾小笑貌濟曰若客謂公子也為末學近所受膚薄

不能節之以禮綜曰苟猶誠也言賓誠信胷臆
可否也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論語曰不以禮節之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
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綜曰言人不能以禮節度
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

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向曰古謂西京今謂東

京言公子外雖有胷內實無心所以不能識禮經之節制若此之用心誠宜以彼西京奢侈為

榮以我東京儉約為陋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慍回苦穆公於

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五臣有知新研覈胡是

非近於此惑五臣有也字綜曰如奈也覈實

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

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褒責髡奴曰研覈否臧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

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

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為之則神勞矣使人為之則人亦

勞矣於是穆公大慙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惺猶嘲也翰曰言由余西戎孤陋臣也尚

能嘲穆公之奢泰如何公子有溫故周姬之末知新研覈是非之貪而反近惑於此

不能廢政用多僻嬖嬖於宮隣卒於金虎綜曰姬周姓也

末謂幽厲二主周六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鄰

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

金虎西方白虎神上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

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官隣金虎

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

求之德堅若金讒諂之言惡若虎也良曰言

周之末年不能行政政多邪僻宮君也始自幽

厲二王小人在位與君子為隣堅若金惡若虎

卒以嬴氏搏附翼擇肉西邑綜曰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為虎搏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搏與是

附同翰曰謂據西邑之險擇諸侯而攻之

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綜曰七雄謂魏燕趙齊楚秦

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為國好不復顧於禮法

善曰答賓戲曰七雄虺闕史記

張釋之曰秦以苛察相

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

高

尚書曰弊俗奢麗

臺於後

綜曰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趙

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之

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峙

服叢臺之下臣瓚

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

曰在邯鄲城內

專其侈以莫已若

五臣有也字

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鬪雞

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

王子名政說文曰擅專也莫無也若如也言

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

我也向曰言始皇甲兵猛銳竟滅六國專有

天下思為奢乃構阿房傍起甘泉綜曰三輔故事秦始皇上

麗無如已者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

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

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

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

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史記曰始皇

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又曰始結雲閣冠五

皇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臣

作南山綜曰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

觀南山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

與山齊冠覆也南山終南在長安南濟曰二

世起雲閣欲與南山齊又起觀於南山巔也

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三

夷之刑綜曰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

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漢書

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大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大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毛萇詩傳曰稅歛也翰曰夷殺也其遇民

也若薙

士

氏之芟

所

草既蘊

崇之

又行火焉

綜

曰

遇逢遇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毛詩載芟載柞左傳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向曰薙氏掌除草蘊崇積聚而又燒之秦之虐民有類於此慄慄徒黔首豈徒跼

局

高天躋

籍

厚地而已哉

乃救死於其頸

綜

史記

曰

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躋恐懼之貌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跼偃僂也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踏累足也謂此時之非徒跼高天踏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子曰聖人在天下惴惴焉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銑曰惴惴衆懼貌

黔首人也跼偃偃踏輕足行也言黔首震懼豈但畏天地偃偃輕行而已恐秦法戮之

五臣以就役唯力是視綜曰謂不復知民作驅五臣力是視有緩急與飢寒唯

趨趨令作力而已善曰左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百

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綜曰忍堪

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檐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膊善曰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杜預曰以負擔喻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

齊曰百姓不能忍秦之苦若檐重而行晝夜不息及漢乃捨皆歡欣戴荷高祖之德高祖

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

綜曰膺籙謂當

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姚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曆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籙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濟曰膺當也籙五勝之籙

圖河圖大號

所推必亡

所存必固綜曰言高祖

大發號令也

所推擊者使之

亡所存者使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銑曰諸侯無道者則亡之存道

者則

固之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

五臣作枳塗

音度叶韻

綜曰掃除也項項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繼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曰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降於軹道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軹音紙

因秦宮室據其

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

綜曰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為

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謂造洛邑也我高祖也謂天下新造草創不暇改作如禮制

也是以西匠營宮自翫阿房

傍

規摹

莫

踰溢不

度入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

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

五臣作不

康

綜曰西匠謂秦之舊匠也

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漢書曰西匠侯陽城人名延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踰越

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

其制度猶過於周家之堂觀視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為

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
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
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
宮室之過也善曰聲類曰摹法也老子曰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良曰西匠西人為匠
也高祖既西都秦中復使西人營理宮室西人
嘗翫阿房之踰溢過度不善雖使抑損尚過周
宮觀者謂之狹陋高祖尚以為奢泰而不可安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

綜曰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肇

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製造區夏

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鄭玄曰受天命以
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

平之德

綜曰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為故文景之際號
為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

孝經鉤命決曰明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

王用孝升平致譽功綜曰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爲南海

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太山升禪肅然善

日尚書曰建邦啓土毛詩曰大啓爾宇濟曰

登太山升禪肅

然以紀其功

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

享綜曰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

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並國名左傳曰

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銑曰呼

韓單于願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綜曰咸皆

奉國寶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

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廢今廟

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善曰漢

書景紀曰高皇帝爲太祖之廟文皇帝爲太宗

廟言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玄論語注
曰輟止也翰曰高皇帝為太祖廟文皇帝為

太宗廟武皇帝為代宗廟宣皇帝為
中宗廟此四廟代代不遷毀其主銘勲彝器

歷世彌光綜曰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勲功也

之器鐘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傳臧武仲

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字林曰銘題勒也今捨純懿而

器鐘鼎祖宗之器以銘紀功勲也
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

五臣作故五臣無蔽善而揚惡祗章吾子之不

知言也綜曰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

爽差之過失者也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
為美談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祗是也今公

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國語曰實有爽德賈逵曰爽

貳也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云魯人至今以為美談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

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祗適也向曰先生以為公子之意

稱西京之盛宜不嫌於故舊理當陳飾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諱國惡今公子捨四帝純大

懿美之德不述取元成差爽之過以談是必以蔽善揚惡反似嫌於故舊是不知言也

肆奢為賢則是五臣作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

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

用師哉綽曰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

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

而用師哉以其奢侈嬖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
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尸子曰欲觀

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

也汲冢古文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殷

紂作瓊室立五門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孔叢子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

也銑曰言公子以奢放為賢則黃帝與帝舜

作合宮總章是不如桀紂作瑤臺瓊室也若此

湯武誰復改易此盍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

弊而用師伐滅之

五臣作平綜曰盍猶何不也覽視也自寤自覺

悟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心

自覺寤耶良曰何不覽

東京儉約悟西京奢泰也

作符在海

外綜曰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

皆為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

也濟曰至德及遠故可巡狩四海之外

守